

(仅限教学用)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

丁一

毛 主 席 语 录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

“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

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打倒卖国主义!

《文汇报》社论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那个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人，就是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宫秘史》的所谓“爱国主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就是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

就是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叫嚷“外衅必不可开”，只能屈膝投降！

就是污蔑英勇反帝的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

这样赤裸裸的卖国主义，竟被颠倒黑白地誉为“爱国主义”，这一个鲜明的事实，正好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灵魂深处，究竟窝藏着一些什么肮脏的东西。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采取什么态度，是检验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试金石。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

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中国人民革命的兴起，首先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自一八四〇年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解放，在这一百零九年中，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血腥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使亿万劳动人民及知识分子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首先就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胜利。

可是，正是在对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问题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暗藏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就已经暴露了他假反帝、真投降的机会主义面目。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已经作好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解放区的准备。毛主席当时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说：“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充当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角色。他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甚至卑鄙无耻地说：“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请看，一个屈服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形象，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什么“议会斗争”！拆穿了说，就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力面前，害怕得要死，幻想取得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就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力，想跑到敌人那里去做官。这种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陈独秀就是。这种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过。多列士、陶里亚蒂等等即是。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这些议会迷、做官迷，确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什么“红色买办”！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都是黑色的。买办就是出卖祖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就是买办，是卖国贼。蒋介石是大买办，是大卖国贼。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曾经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但他们出卖了革命，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说明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迎合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背后支持并称赞这部影片，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又一次暴露了他假反

帝、真投降的伪善面目。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充当了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头号人物。对帝国主义散布幻想，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欺骗和麻醉，就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用文的一手来扼杀革命。在反帝斗争蓬蓬勃勃展开的今天，我们更要把这种恐帝、亲帝、崇帝的反动思想批臭批倒。

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诬蔑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的团结是“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原则”的团结，美帝国主义的头目艾奇逊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中也咒骂中国的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同样，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同艾奇逊一鼻孔出气的《清宫秘史》捧为“爱国主义”。真是沆瀣一气，物以类聚。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中国人民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坚持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一定要坚决打倒并彻底批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挖掉这颗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卖国主义！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

• 供批判用 •

清 宫 秘 史

(电影剧本)

姚 克 编剧

第一场 A

布景：城楼、荒野、骡车箱

人物：难民、义和团、官兵、太监、光绪

(城楼上黄龙旗随风飘荡，一片肃杀的军乐，杂以隆隆的炮声，半空中炮弹炸裂的火花，城门口难民如潮水一般的拥出城来，又有刀枪明亮，手执火把的义和团，横冲直撞的在民众中间狼奔豕突。炮火连天，浓烟匝地。)

迭印字幕：

“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之乱”

(黄龙旗中炮弹，炸成碎片，旗杆折断。难民与官兵杂乱的脚步，扑过镜头。)

迭印字幕：

“八国联军攻陷京师”

“两宫蒙尘”

(晨光曦微中，三辆骡车的剪影，掠过镜头。随从的太监及卫士

等，无精打采的走着。颠簸的骡车。光绪帝穿着便衣，神志颓唐，愁容满面，手中紧紧捏着一张照片。光绪拿起照片看看，泫然欲涕，慢慢抬起头来，发为遐想。）

（珍妃男装的照片）

第一场 B

布景：体和殿

人物：西太后、光绪、荣寿公主、固伦公主、李莲英、崔玉桂、王商、孙德、福晋、命妇、太监、宫女等

（体和殿内景，西太后端坐于宝座，光绪侍立于左，荣寿、固伦两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李莲英、崔玉桂、王商、孙德跪于两旁，御座前设长桌一，上置大盒一个，中有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

西：（指着玉如意及荷包向光绪说话）皇帝，回头候选的姑娘们上殿，你要仔细地挑选，选中谁做皇后，就把这玉如意给她，选中谁做妃嫔，就把这两对荷包给她们，知道吗？！

光：是，皇阿吗！（“阿”字重读，“吗”字轻读，“阿吗”满语“父亲”也。）

西：（字字有力）皇后是一国之母，你要仔细一点，先前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光：（万分委曲）是，皇阿吗。

西：（向李莲英）小李子，宣她们上殿吧！

李：（叩头领旨）喳。

（李起立，转身向外。）

李：老佛爷口谕，宣姑娘们上殿！

（殿外首领执事太监跪应）

监：喳！（起立向外传旨）老佛爷口谕，宣姑娘们上殿！

外面应：喳！

第一场 C

布景：体和殿

人物：五个选女及执事太监等，余同第一场B

（选女们向体和殿而来，她们入体和殿，她们一字儿排开，向御座跪下行满洲大礼。）

（西太后用目向李莲英示意，李会意，李至御座前，将双腿儿安，自桌上拿了那只大盒，高捧着跪下。）

（西太后以目示光绪。光绪无可奈何地离了御座，向前观看，李莲英跟在后面，只见……）

（东首第一个是隆裕，隆裕抬起眼皮来，无限希望。光绪皱眉，不顾，顺着向西看过去。西太后注视着。德馨二女及瑾妃等在镜头掠过，直到珍妃——珍妃抬起星眸，无限娇羞。）

（光绪立停，眼睛闪出光芒，与珍妃脉脉相视，徐徐拿起玉如意。）

（李莲英捧盒跟在后面，窥知帝意所属，他机警地把眼一转，回头看西太后。西太后咳嗽一声）

（光绪拿着玉如意，刚想交给珍妃，闻声猛吃一惊，回头看西太后。西太后怒目而视，赫赫威仪。）

（光绪暗惊，失了主张，将玉如意缩回，向李莲英看。李向隆裕呶咀捧盒走了过去。）

（光绪咬牙压下心头之火，轻轻叹了口气，没奈何只得跟着过去，回头望珍妃。珍妃失望，无限幽怨。）

（光绪赌气地抓起玉如意）

（隆裕抬头，恰好光绪把玉如意掷下来。她赶紧双手抢住，差一点打碎。）

（光绪愤然掉首而去，回到御座旁。）

（李莲英见状，只得捧盒跪在西太后面前。西太后回头向荣寿公主）

西：大公主！

（荣寿公主疾趋至御座旁，请安。）

西：（低声）你替皇帝把那两对荷包给了长叙家的两个姑娘吧。

荣：是。

（荣寿公主迈步至瑾、珍二妃前，李捧盒后跟，荣把第一对荷包给瑾妃，瑾妃接谢如仪。荣把第二对给珍妃，珍妃倔强地想不接。瑾妃急以目示意。珍妃乃勉强忍着气，怨恨地遥望光绪。光绪遥望着珍妃，目光中有无可奈何之意。）

（珍妃伸手接荷包，低下头去。泪落在荷包上）

第二场 A

布景：太和门、太和殿外

人物：礼部堂官、内阁学士、法驾卤薄、鸿胪官、侍卫、各部府执事官、太监等

（册封皇后之玉册，上有“光绪十五年正月癸未”等字样。）

（太和门外，皇帝法驾卤薄全副仪仗及内贮玉册之龙亭，由礼部堂官、内阁学士前导，迤逦入太和门。自太和门至太和殿，殿外有官雁立，跪迎如仪。）

第二场 B

布景：乾清宫东暖阁

人物：光绪、王商、孙德、侍监等

（皇帝之大典礼服整齐地陈于炕上。王商与孙德面面相觑，惊疑莫定。靠窗前，光绪背身而立，显然是在发脾气，王、孙相顾无奈，硬着头皮走过去。王、孙跪下）

王：吉时已到，请皇上穿戴起来吧。

光：（没好气地）我不穿，我不要她做皇后。

王：皇上——
光：你甭管！（走开）

第二场 C

布景：慈宁宫内

人物：西太后、李莲英、崔玉桂、荣寿公主、福晋、命妇们，太监们

（一个小太监喘息着自外赶到，与廊下的崔玉桂耳语。崔颌首走入。崔趋入宫与李莲英耳语，李眼珠一转，入寝宫。）

（西太后正在由诸女官侍候着穿戴，李上前单腿跪奏）

李：回老佛爷，小崔子说皇上要脾气不肯穿戴，请老佛爷作主。

西：（把脸一沉）怎么着？不肯穿戴？哼！这么点儿年纪就不听话，往后长大了，那还了得？！小李子，快瞧瞧去。

李：喳！

西：要是他不肯穿，你瞧着办！

李：喳！（退下）

第二场 D

布景：乾清宫东暖阁

人物：光绪、王商、孙德、李莲英、小太监

（王商、孙德跪在地下哀求。）

王：皇上，你就委曲点儿穿了吧，要不然奴才们的脑袋可就难保了。

光：这与你们不相干。

小太监。（匆匆自外入，跪奏）回爷，李总管传老佛爷口谕。

光：（愕然起立）啊？

（李莲英昂然自外入，俨然立在门口，向东）

李：皇上接旨！

(光绪向北跪下。)

李：老佛爷口谕，吉时已到，请皇上升殿行礼。

光：儿臣遵旨。(起立)

(李乃改容抢步上前请双腿儿安。)

李：奴才恭贺爷的大喜。(起来，怒目向王、孙)你们楞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跟皇上穿戴起来？难道(话中有刺)要老佛爷自个儿来动手吗？

王
孙：喳！

(王、孙等赶忙立起，为光绪穿戴。李请安退出。光绪咬着牙任凭王商等摆布。)

光：总有一天，我——(他愤然一拳打在桌上)
(一对翠玉福禄鸳鸯砸成两半)

第三场

布景：坤宁宫

人物：光绪、隆裕、王商、福晋、执事太监、宫女等

(各种宫灯，点得灯烛辉煌。桌上面高烧着龙凤花烛。光绪被逼与隆裕后并坐饮合卺交杯，福晋等殷勤伺候，光绪一脸的不高兴。)

(福晋等送上子孙饽饽，跪呈帝、后之前。隆裕暗送秋波，若不胜情，光绪厌恶已极，不可复耐，勃然起身，走出暖阁。隆裕一惊。福晋等惊愕，面面相觑。光绪疾趋至廊前，执事太监等俱跪下。)

王：(跑上前阻住)皇上——

光：(低声)长叙家的二妞儿来了吗？

王：(低声)来了。

光：她在那儿？

王：(碰头)奴才不敢说。

光：混帐！

王：喳。

光：快领我去！

王：喳（立起，嗒然前导）

（光绪跟着王商出宫而去）

第四场

布景：景仁宫

人物：光绪、王商、珍妃、孙德、执事太监、宫女、喜婆等

（王商紧紧跟着光绪到景仁宫门外，王突然跪下）

王：皇上，你还是回那边去吧，回头老佛爷……

光：别罗嗦！（疾趋入景仁宫。）

（宫内比较冷清，正中设宝案，上置册封瑾嫔、珍嫔之金册及册文，只有执事太监等守着，他们冷不防光绪来，慌忙跪迎）

太监等：奴才们恭贺爷的大喜。

（光绪一摆手，趋入暖阁）。

（珍妃背向门而坐，梳凤髻，御丹凤朝阳袍，喜婆等骤见光绪，慌忙跪下。珍妃愕然起立，喜出望外。光绪喜形于色，趋前。）

珍：（离座行礼）皇上。

（光绪忙拉她手扶起）

光：快起来。（携珍手同至花烛之下，细看娇容）咱们有好久不见了，我很想念你，你知道吗？

珍：（脉脉含情）奴婢也很想念皇上。

光：这一次可真委屈你了。

珍：皇上别那么说，奴婢不是一样伺候着你吗？不过，皇上，您今儿格怎么能到这儿来呢？

光：那怕甚么？我要到那儿就到那儿，谁管得着我？

珍：皇上当然不怕什么，但是咱们老祖宗的家法——

光：（突然变色）家法！家法！我就顶恨这个家法！（触动愁思，背

转身去。)

(宫女等面面相觑，暗暗退下。)

珍：(款款深情)皇上，你这个话要是给老佛爷听见了，可——

光：我偏要说！

珍：(急止之)皇上，你——

(珍扶光到窗口，将坐下，忽闻窗外人声鼎沸，急推窗一看，但见远处火光熊熊，不知什么地方起了火。)

光：啊！是那儿走水？

(彩牌楼火烧，众监纷纷扑救。太监等忙乱奔走。王商仓惶四顾。孙德匆匆入宫)

孙：(入门，趋前数步，跪奏)回皇上，是启祥门前的彩牌楼着了火，不要紧的，请皇上放心。

光：哦！叫下面留神一点儿。

孙：喳！(要走，光叫住)

光：这件事顶好别让老佛爷知道，回头他们又该倒霉了，知道吗？

孙：喳。(退下)

(光再到窗口看，火势已暂微。)

光：(对珍)你受惊了吧？

珍：奴婢不怕，不过，总觉得——

光：觉得什么？

珍：今儿是皇上大喜的日子，偏偏遇着起火，所以觉得——

光：觉得是个不祥之兆吗？

珍：不，皇上，你怎么说这个话呢？奴婢是觉得宫里办事的人太疏忽了一点。

光：岂但是疏忽，简直是不象话，我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完全撵出宫去。

第五场

布景：御书房（夜景）